

· 客家研究 ·

台湾岛内客家二次移民的民间信仰*

何来美

(苗栗社区大学 客家研究中心,台湾 苗栗)

摘要: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先民大都是明末、清初从福建、广东两地渡海来台,他们带着家乡的守护神随行庇佑,这些从原乡带来的神祇,在移民在地化后,在台湾纷纷建庙祭祀,成为台湾民间信仰的中心。而客家“岛内移民”,从苗栗移民者,大都带着公馆五鹤山五谷爷;从新竹移民则带着新埔“义民爷”信仰,再到移居地建庙祭祀。透过五谷爷、义民爷信仰,移民至花莲、高雄的客家人,每年都回祖庙进香,回乡扫墓祭祖,召开宗亲会,充分显现客家族群怀念故土、饮水思源,重视宗亲、慎终追远的特质。

关键词:客家文化;民间信仰;二次移民

中图分类号: B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8)02-0032-06

客家是移民族群,先民除早期闽西客家人跟着郑成功大将刘国轩一起渡海来台外,因受“渡台三禁”影响,粤东北客家先民一般比闽南族群来得晚,大都居住在丘陵地或山区,谋生较闽南族群不易。

1895年日人据台,随着西部铁路干线开通至高雄,东部铁路开通至花莲凤林。日本殖民政府也办理“官营移民”,将高雄打造为日本帝国主义“南进基地”,日据时期1920—1930年曾掀起一阵“岛内移民”潮,其中以移民后山花莲、台东及南部高雄(指是未改制前的旧高雄市)的最多。本文以高雄、花莲客家为例,探讨“岛内移民”在地化后的民间信仰问题,认为二次移民后,客家人回原住地请来“守护神”,分灵到移民地的神祇主要是五谷爷与义民爷,且与原乡还保持密切的连结,包括扫墓祭祖、宗亲联谊。

一、台湾客家民间信仰

台湾客家族群主要的民间信仰,除了妈祖、五谷神农大帝、恩主公(一般所称“三恩主”是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即关公、吕洞宾与灶神)崇拜、关圣帝君等是闽、客族群共同的信仰外;客家族群较特殊的民间信仰,有源自大陆闽西的定光古佛、粤东的三山国王;台湾客家源自本土的民间信仰则是义民爷。

虽然客家民间信仰很多,但早期客家人务农的居多,故岛内移民从桃竹苗地区移到后山花莲或是南部的高雄,分香过去崇祀的神祇也以五谷爷(五谷神农大帝)与义民爷为主,也有少部分是分香“恩主公”的。

(一) 五谷爷信仰

神农大帝是上古三皇(天皇伏羲氏、人皇神农氏、地皇黄帝轩辕氏)之一的炎帝,他教百姓稼穡,亦尝百草以作方书,医疗民间疾苦,故五谷神农大帝是农业神,也是药神。

五谷爷信仰是台湾主要民间信仰之一,尤其是以农为本的客家族群,崇祀五谷爷的信徒特别多。先民渡海来台,被农民视为守护神的五谷爷,也跟着移民潮飘洋过海到台湾西部,后再随岛内移民潮分灵到花莲。

日据时期的花莲客家移民,有不少是从苗栗移民过去的,所以他们带过去的的神祇主要是“五谷爷”,吉安乡吉安村五谷宫、玉里镇春田五谷宫与花莲市代天府五谷爷香火,都是从苗栗县公馆乡五鹤山五谷庙分灵出去的。“五鹤山”指公馆乡下三庄五谷、鹤冈、尖山,现庙址相传是嘉庆二十年(1816年)五谷爷显灵之地,那年夏天全台久旱不雨,农作物欠收,民不聊生;某日突然降下甘霖,一位老农到田间巡水,发现一位穿白衣的老翁,坐在树下避雨,

* 收稿日期: 2017-11-16

DOI: 10.13698/j.cnki.cn36-1346/c.2018.02.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规划课题(12BMZ029)

作者简介: 何来美(1954-),台湾苗栗人,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担任《联合报》记者33年余退休,曾任台湾联合大学兼任讲师,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咨询委员,现任苗栗社区大学讲师。

他想趋前探望,却转眼不见人影,且赫然发现大石上闪光显现“五谷神农大帝”字迹。老农认为是神农大帝降临救世,下了那场甘霖后,那年全台旱象随之解除,五谷丰收;五鹤山居民感念神农大帝庇佑功德,乃在圣迹显现原址建庙祀奉。道光十年(1830年)信徒再募集250银圆,将庙宇扩建成三间堂屋。最后一次改建是在1970年。

五鹤山五谷宫现全台分灵香火庙宇已达30余间,不仅常有分灵庙宇信徒前来进香,这几年也积极与大陆湖北省随州市、湖南省炎陵县进行两岸五谷爷信徒交流。随州是神农大帝出生地,炎陵则是丧葬地,也是湖南客家人较多的一个县。

湖南省炎陵县从2010年起连续3年举办海峡两岸神农文化祭活动,五鹤山五谷庙主委邱煊堂也连续两年率信徒参加。2011年,苗栗县长刘政鸿也率领苗栗客家戏曲团、客家山歌团到湖南炎陵县进行文化交流。2012年6月15日,湖南省长徐守善率湖南省参访团30余人,到五鹤山五谷宫参拜,捐献6万元人民币香油钱,并与苗栗县长刘政鸿率众向五谷爷献花、献香、献果,两岸五谷神农大帝信仰交流也越趋热络。

(二) 义民爷信仰

台湾义民爷信仰,有“北义民、南忠勇”之说,祭拜的是为平定朱一贵、林爽文之乱,保庄卫民殉职者,中北部客家地区称为“义民爷”,高屏六客家地区则称为“忠勇公”。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之乱,各地天地会党响应,攻陷中南部各要隘城堡,并在竹塹(现新竹)展开攻击,新竹、桃园一带客家先民纷纷组成义勇队,保庄卫民,次年清廷派福康安来台剿乱,客家义勇协助夹攻林爽文,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平定。当地士绅林先坤、刘朝珍等人目睹义勇死伤惨重,捡集遗骸准备运葬中坜,但车至新埔枋寮时,牛车拒不前进,于是将遗骸葬于新埔,并于1788年集资建祠于墓前,并合祀三山国王等神,以慰亡灵,后奏请乾隆皇帝御题“褒忠”,因而名为“褒忠祠”,内供奉的义民称为“义民爷”,故又称为“义民庙”。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贵之乱,高屏地区客家人组六堆义勇军协助平乱,乱平后,将牺牲的义勇合葬于现屏东县竹田乡西势村,原名“忠义亭”。清雍正十年(1732年)六堆先民再协助平息吴福生之乱,雍正皇帝下旨重修忠义亭。清乾隆五十年(1786年)林爽文之乱,六堆义勇军再协助平乱,

获皇帝颁“褒忠”匾额。1958重建,改名为“忠义祠”。现新埔义民庙与竹田忠义祠是台湾北、南两地的义民信仰中心,亦有分香庙宇。

二、台湾岛内二次移民

清末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澎地区割让给日本,乙未(1895年)日人据台,台湾人抗日失败,日人对台实施殖民统治。日本为推动“南进政策”及开发花东地区,在台湾岛内曾掀起一阵“岛内移民”潮,包括闽南、客家族群。

那时兴起岛内移民,原因有三:一是台湾西部已开发得差不多,日本殖民政府积极开发花东地区,开辟农场,急需农工;配合日本南进政策,也扩建高雄港,并在高雄建炼油厂、糖厂,急需工人;二是西部纵贯铁路与东部铁路已开通,方便移民;三是桃竹苗地区的樟脑已开采得差不多,加上天灾、地震不断,不少桃竹苗客家居民到高屏、花东、彰化或南投等地佃田或开垦务农,寻找机会。

日殖民政府还推动“官营移民”。1909年至1917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启动“官营移民”政策,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补足日人在台湾从事资本移民的不足,以应台湾岛民族自觉之需;二是将台湾作为热带殖民试验基地,并提高日人在台湾的人数,以稳固殖民统治;三是吸收日本本土过剩人口。

(一) 花莲县的岛内客家移民

日本殖民政府配合“官营移民”,在花莲县设了吉野(现吉安乡吉安村)、凤林镇的林田、寿丰乡的丰田等3个日本移民村,移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

1912年,铁路已开通至花莲凤林;1926年,全长173公里花莲港至台东的铁路开辟完成;1931年,苏澳到花莲的苏花公路也正式通车,使得台湾西部人士移民到花东地区也更方便,带动了岛内移民潮。

其实,客家族群在清末就有人入垦花莲,来自广东的沈思省、陈唐、罗江利等人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就翻山越岭,来到当时称璞石阁的玉里,建了“客人城”,但清代客籍移民多数已再迁徙,或是入籍原住民族群。现花莲县大多数的客家人是在日据时代的1920—1930年代,从台湾西部跟着“岛内移民潮”来到东部的。这些客家移民有些是到日本移民开垦的农场帮佣,有些是配合东部建设与樟脑开发而来。

1927年,日本殖民政府进行“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全台福佬人与客家人的比例大约是

5.3:1,但是当时花莲港厅的闽客比却是1.4:1,证明日据初期移民到后山的客家人,只略少于闽南人。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的调查,是以闽、粤籍为调查标准,但其实福建永定、武平等一带的闽西地区,亦有不少客家先民渡海来台繁衍子孙,因此严格说来客家人所占比例,应会比调查结果略多一点。

另据简明捷等人编修的《续修花莲县志族群篇》第四章有关客家族群的调查指出,依2003年12月户籍资料,客籍人口在花莲各乡镇估计占比人数在20%~22%(不含秀林、卓溪、万荣、新城、丰滨等乡内的客籍人口),主要是日据中期到晚期迁入,分布在平原地区的花莲市、吉安乡,以及花东纵谷的寿丰乡、凤林镇、光复乡、瑞穗乡、玉里镇、富里乡(由北到南)等乡镇,以务农为多。^{[1]221-222}

(二) 高雄市的岛内客家移民

此处所指高雄市,是指未与高雄县合并成大高雄市前的旧高雄市,是台湾第二大都市,人口仅比台北市少,在153万人口中,客家族群仅约十分之一强。

1895年日人据台,在台实施殖民统治,为推动“南进政策”,不仅西部纵贯铁路通到高雄,也在高雄建炼油厂、糖厂,并扩建高雄港,那时的铁路及建港工人不乏客家人。这些日据初期的客家移民有北客、中客、南客之分,北客来自新竹州(现桃园县、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四县市),中客来自台中州的东势、丰原等地,南客则来自高屏的六堆,论人数以南客最多,北客次之,中客最少。

中部客多数从事建筑、运输业。中部客以东势客家人为主,而东势客家先民多数是从潮州府大埔县移民来台,讲的是大埔客家话,因东势邻近八仙山、大雪山林场,靠山吃山,经营制材、从事建筑、钉模板业者甚多,在东势还有巧圣先师庙祭祀鲁班,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也与此有关。1920年,日本人欲建设“打狗”(高雄市的旧称)为现代化城市,将打狗改制为“高雄街”,开辟道路,兴建房舍,因大兴土木急需具建筑工人,需要大量木材建材,东势客闻讯纷纷南下高雄谋求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高雄遭盟军轰炸,损失惨重,战后为了重建,东势客在建材供需以及模板建筑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开了茂源、东雄、东隆等10余间大型木材行,活跃于木材界,被称为“东势帮”。“东势帮”不仅在高雄执建材业之牛耳,1924年前后,东势人陈干与东势乡亲还在“打狗”成立“高雄乘合自动车合资会社”,经营高雄交通业,光复后再

改组为“高雄客运公司”,主导高雄市的公共运输业。

北部客于1920年代南下佃田耕种。日据1926—1930年间,新竹州的客家人大量来到高雄,一是当时日本为推动“南进政策”,兴建纵贯铁路、高雄港、炼油厂、糖厂,也急需工人,新竹州的客家人纷纷南下,寻求翻身的机会。二是因新竹州客家人的耕地大都是丘陵地,靠水塘灌溉不便,加上地震、旱灾、台风水灾等天灾不断,茶价大跌,樟脑资源也渐采罄,得知高雄爱河两岸还有不少烂泥地、墓仔地,可佃可垦,纷纷扶老携幼搭火车南下高雄,在爱河两岸佃田来种或拓垦,形成一波岛内移民潮。当地客家耆老受访表示,北部客到高雄主要聚集在宝珠沟、凹子底(今鼓山区龙子里)、爱河南岸的后壁园、关帝厅仔,以及左营的蔡公庄一带。那时都是烂泥地、墓仔地,是福佬人舍弃不耕的土地,客家人却当宝地般改良耕种,令福佬人佩服。

南部客占地利之便,谋公职者多。高屏六堆客家人,不是与高雄市相连,就是仅隔条高屏溪,1913年日人兴建的纵贯铁路延长到屏东县后,方便六堆客往高雄发展,那时建高雄街、高雄港急需劳工,六堆客也纷纷到高雄谋发展。^[2]

台湾光复后教育普及,经济快速发展,客家人重教育,喜欢捧军公教铁饭碗及到国营事业部门上班,六堆客占地利之便,前往高雄发展者越来越多,不少人担任中小学教师,其中以美浓客家人最多;台湾20世纪70年代推动的十大建设,中钢、中船、中石化都在高雄,因此而就近吸引了不少六堆客家人。

三、台湾岛内移民与客家信仰

(一) 花莲移民与客家信仰

据简明捷调查,花莲县“岛内客家移民”,多数是来自苗栗、新竹两地,在花莲后山落地生根后,回台湾西部将五谷神农大帝、三恩主、义民爷等神祇香火也移来东部,成为主要的民间信仰。从苗栗移民来后山的带着五谷神农大帝香火,从新竹移民过来的则带着义民爷香火,致花莲县客家人较聚集的地区,都可看到主祀五谷神农大帝或义民爷的庙宇,有些庙宇则五谷神农大帝与义民爷同祀。

主祀五谷神农大帝庙宇较多。吉安乡吉安、永兴、稻香三村,移民主要来自苗栗,庄内五谷宫是村民主要信仰中心,五谷神农大帝香火来自苗栗县公馆乡五鹤山五谷宫。玉里镇河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来自苗栗、新竹皆有;庄内五谷宫主祀五谷神农大帝,

香火同样来自公馆乡五鹤山五谷宫。主祀五谷神农大帝的庙宇还有光复乡的富安宫,移民多来自苗栗,主要聚居在大丰、大富两村。富里乡南区的义圣宫,客家移民苗栗、新竹都有,也主祀五谷爷。寿丰乡的碧莲寺也主祀五谷爷,客家移民苗栗、新竹皆有,主要聚居在丰山、丰里、丰坪三村,这是日据时期的日本“丰田移民村”。瑞穗乡的富兴、富源、富民三村,苗栗、新竹客家移民皆有,村民信仰中心保安宫也主祀五谷神农大帝。

主祀义民爷的庙宇也不少。凤林镇长桥里的长桥义民亭主祀义民爷,移民来自新竹、苗栗皆有。富里乡的新兴、竹田、罗山等三村,移民以新竹、苗栗占多数,当地褒忠义亭也以义民爷为主神。

有些庙宇是五谷爷、义民爷同祀庙宇。玉里镇协天宫是河西地区各里的客家信仰中心,是义民爷、五谷爷共祀。凤林镇的寿天宫也是义民爷与五谷爷共祀;凤林镇有“小头份之称”,苗栗移民占多数,但亦有不少新竹客家移民。^{[1]259-290}

(二) 高雄移民与客家信仰

日据时期1920年代到高雄市爱河两岸谋生的北部客,当时所耕的土地是福佬人舍弃不耕的,但北部客却视为谋生之福地,最起码灌溉用水充足,不怕天旱,最大阻碍是乱葬的无祀孤坟,影响了土地开发,北部客除将挖到的无祀孤坟骨骸集中,建了“万善祠”,当做第二祖先祭拜。陈辉良(1934年生)是高雄褒忠义民庙管理委员会委员,也是在高雄出生的客家第二代移民。他说,北部客会形成“岛内移民潮”是因北部丘陵地灌溉不易,加上连年干旱,谋生困难。那时高雄爱河两岸的烂泥地、墓仔地,福佬人弃之不耕,父祖辈来后,发现有圳水可润田,比北部干旱的丘陵地好得太多,也格外打拼,如今这些烂泥地、墓仔地,都变成高雄市的黄金地段。

北部客开发高雄时,无祀孤魂让地,建万善祠祭拜。李祥荣(1937年生)亦是高雄出生的北部客移民第二代,他特别感念无祀孤魂的让地,才让北部客在高雄有较完整的耕地。他说,那时爱河两岸还未开发,还有不少乱葬岗、风水墓地,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还有3甲多滥葬墓地才废掉。李祥荣说,客家人整地时,若发现无祀孤坟,就将骨骸捡起来,其中不少是明、清时期从大陆来台开垦或当盐丁后流落台湾,客死异乡的“罗汉脚”。随着骨骸越积越多,北部客后来集资兴建了宏伟的万善祠,客家人感谢这些无祀孤魂让地,也当作第二祖先搬来祭拜,每年农历八月四日也普渡演戏,祭拜这些“有应公”。

因“有应公”的让地,北部客才有安身立命之地;同样地,因北部客建了万善祠祭祀,他们的魂魄也才有依归,不再流落异乡飘泊。

新埔义民庙香火随着北部客岛内迁移分香到高雄。南迁高雄的北部客为解乡愁及心灵的寄托,也将新竹县新埔枋寮义民庙的香火分香到高雄,建了高雄褒忠义民庙,每年举行大祭拜,成为高雄“北部客”的信仰中心,且义民祭的隆重程度并不输新埔的祖庙,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赛神猪,每年至少有一二十头,夺冠神猪亦有千余斤,且每年也组十余辆游览车前往新埔义民庙进香。北部客也仿效新埔义民庙祖庙十五大庄或平镇十三大庄的祭祀组织,成立四大庄头轮值的传统。四大庄范围包括高雄县市,高雄市以铁路为界划分为第一、二庄;第三庄是宝珠沟、覆鼎金、湾仔内工专前等地;高雄的仁武、乌松、凤山则是第四庄。义民祭也是客家人难得现身的时候。^[3]全台多数义民庙仍被视为阴庙,但新埔枋寮义民庙香火鼎盛,又因为义民爷的大忠、大勇精神,早已升格为阳庙,因此高雄义民庙也是座阳庙。如今高雄“北部客”,不论对“义民爷”,还是万善祠的“有应公”,也都以感恩、虔敬的心加以祭拜。

客家人追求人神鬼的和谐。客家人追求“人、神、鬼”相处的尊重与和谐,“有拜有保有庇”,当年的烂泥地、墓仔地后来都成了良田,农产富饶;随着高雄市人口增加,扩大都市计划,土地价值也跟着飞涨,以前福佬人不愿耕的土地,现都“咸鱼翻身”,变成闹区,很多“北部客”也因土地发了财,变成了“田侨仔”。

四、客家信仰与台湾岛内原住地的连结

花莲纵谷地区的客家聚落多为农村,因此与农业神的信仰也就特别密切,如吉安乡的五谷宫、光复乡的富安宫、瑞穗乡的保安宫、玉里镇的春日五谷宫、富里乡的义圣宫,都供奉有五谷大帝。这些供奉有五谷大帝神明的庙宇,也都是客家农业聚落,神明香火也多半由苗栗原乡分灵过来。因此对于花东纵谷地区的客家族群而言,五谷大帝的信仰同时具有当地产业与原乡地缘的两层关系。^{[1]290}

分灵五谷宫祭典与原乡祖庙的祭典仪式相同。吉安乡五谷宫与玉里镇春日五谷宫,都是台湾光复后建的,香火都分灵至苗栗县公馆乡五鹤山五谷宫,以神农氏(五谷大帝)为庙内主神,信徒从日据时期至今都以客籍乡民为多。每年较重要的祭典有农历四月廿六日的五谷先帝诞辰,农历六月廿四日的关

圣帝诞辰和公历九月廿八日的至圣先师孔子诞辰,也几乎与公馆五鹤山的祖庙一样。吉安乡五谷宫副主委傅国堂(1929年生)说,吉安乡五谷庙香火是先贤陈绍承从苗栗公馆五鹤山五谷分灵过来,原放在吉安乡永兴村家中,1958年花莲发生大水患,灾情严重,陈绍承转往台中县东势镇发展,将五谷爷香火交给亲家黄水旺祭祀。^{[1]238-239}1961年黄水旺担任县议员时,认为吉安乡客家人占了近半,且多数务农,应有属客家人的信仰中心,而五谷爷就是客家人的守护神,发起筹建五谷庙,获得地方乡贤支持,并以献谷方式筹募兴建经费,于1962年元月动工起造,翌年完成。现吉安乡五谷宫主委是苗栗县长傅昆萸,除祭拜主神神农大帝,也崇祀至圣先师孔子、三恩主、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天上圣母、地母元君、福德正神、地藏王菩萨、太岁星君及武财神,其中三恩主是从苗栗市玉清宫分灵过来。苗栗玉清宫三恩主分灵到吉安有据可证,“浩气长存栗里分灵彰圣迹,忠心不泯花莲显赫护黎民。”苗栗市玉清宫主祀“三恩主”,是苗栗客家地区香火最盛的庙宇,地方人士都称“恩主宫”,如今“恩主宫”的香火也随着移民分灵到了后山。傅国堂说,吉安乡五谷宫当年筹建时,亦有闽南族群参加,因此目前五谷宫的信徒亦有闽南人,但还是以客家人为多。

有的五谷宫还建在原住民聚落。玉里镇春日五谷宫建于1954年,主祀五谷神农大帝,由地方士绅黄阿香捐地发起,黄阿香还回苗栗县家乡将公馆五鹤山五谷宫的香火分灵至该宫供奉。该宫除主祀五谷神农大帝,也同时奉祀南斗星君、中坛元帅、三王公及土地公(福德正神)。玉里镇的春日、松浦、德武、东丰等里因位于秀姑峦溪以东,被称为河东地区。春日里阿美族原住民占五分之三以上,五谷宫附近的住户也是阿美族人多,一般阿美族人都信奉天主教,前往祭拜的原住民并不多,信徒主要是客家人与闽南人,并以客家人较多。现任春日里长陈青廉是阿美族,他是春日里第一位原住民里长,据他观察春日里60%是阿美族、客家人占25%、闽南人占15%。现原汉通婚的渐多,五谷宫亦有少数阿美族人祭拜。陈青廉说,玉里镇的客家人主要住在玉里镇市区及河西的三民、大禹及河东的春日、东丰、松浦、观音等里,多数是从苗栗、新竹移民过来,来自苗栗的客家人就带来了五谷爷信仰。春日五谷宫现任庙公罗江夏,是花莲移民第三代,他的祖父于1937年从苗栗铜锣迁徙到玉里,河东客家移民主要来自苗栗,所以五谷宫香火也从公馆五鹤山五谷宫分灵

过来,庙方每年都会回祖庙进香。春日五谷庙附近住户的围墙,不少都有百步蛇原住民图腾,“阿美族春日部落日间老人关怀站”就在庙附近,亦有二三位客家老人在场跟原住民老人跳舞唱歌同乐,族群融合。

有的将五谷爷、义民爷香火同祀。花莲县内新竹移民略多的客家村里,几乎都能发现义民爷的信仰,如凤林镇的寿天宫、玉里镇的协天宫与富里乡的褒忠义民亭等;也有居民将义民爷香火直接在家中供奉。玉里镇春日五谷宫本主祀五谷爷,但1970年应当地新竹移民信徒的要求,也将义民爷的香火从新埔分灵过来。

义民爷信仰的香火是新竹移民从西部带过来,但目前苗栗移民与新竹移民早已水乳交融,也成为花莲客家人的主要信仰。高雄市三民区的褒忠义民庙香火分灵至新竹县新埔义民庙,现高雄市北部客第二三代对桃竹苗原乡仍有浓郁情感,他们组织了新桃苗同乡会,每年清明节亦会召集宗亲包游览车回桃竹苗地区扫墓、祭祖,连系宗亲感情。北部客除了第二代还能讲流利客家话外,从第三代起客家话的说听能力已逐代递减,到第四、五代还能讲客家话的已少之又少,多数已被同化为“福佬客”。

义民爷信仰成了高雄客家的象征。“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这句客家古训说得很好,但高雄市随着老一辈客家人的凋零,现不论北、中、南客,都有被同化为“福佬客”的强烈危机,从巍峨的义民庙望去,客家人也几乎被“淹没”在高楼大厦里,如果客家人再不重视自己语言、文化的保存,未来的客家象征,恐怕仅剩义民庙与万善祠的香火了。

五、结语

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先民大都是明末清初从福建、广东两地渡海来台,为避横渡黑水沟的危险,他们带着家乡的神灵来保护与庇佑,如漳州人带来开漳圣王,闽西客家人带来定光古佛,粤东的客家人带来三山国王;至于五谷神农大帝、天上圣母妈祖则是闽客共祀的农业神与海神。这些从原乡带来的神祇,在移民“在地化”后,在台湾纷纷建庙祭祀,成为台湾民间的信仰中心。早期移民来台,多数以务农为主,致闽客地区都有不少主祀神农大帝的五谷宫,而客家人居住农村务农的比率更高,在客家庄五谷庙更多,以苗栗县公馆乡来说就有两座香火鼎盛的五谷宫,其中五鹤山五谷宫更成为“岛内移民”分灵的主要祖庙。

客家“岛内移民”，从苗栗迁徙过去的相当多，移民在花莲“在地化”后，也从五鹤山五谷宫分灵建庙祭拜。源自台湾本土的“义民爷”信仰，以新竹县新埔义民庙的香火最盛，新竹地区移民至花莲、高雄的客家人也带着义民爷的香火，在花莲、高雄建庙祭祀，成为客家族群的主要民间信仰。

透过五谷爷与义民爷信仰，移民至花莲、高雄的客家人，不但每年回祖庙进香，回原乡扫墓祭祖，召开宗亲会，充分显现客家族群怀念故土，饮水思源，重亲宗亲，慎追终远的族群特质。这些客家岛内移民，移民花莲者多数客家人还聚居，客家语言保存得较好，母语流失没那么严重，有些地区苗栗客（四县客）与新竹客（海陆客）混居，也发展成特殊的“四海

腔”客家话。但是移居高雄市的北部客，除了移民第二三代能讲客家话外，第四五代以后多数已被同化为“福佬客”，现除了义民爷信仰是客家图腾象征外，已难于分辨出谁是客家人了。

参考文献：

- [1] 简明捷. 续修花莲县志族群篇[M]. 台湾: 花莲县政府印行, 2005.
- [2] 叶茂荣. 高雄市客家族群开拓史: 心怀家园与慎终追远[G]. 台湾高雄市客家事务委员会编印, 2009: 19-28.
- [3] 邱彦贵, 吴中杰. 台湾客家地图[M]. 台北: 猫头鹰出版公司, 2001: 136.

责任编辑: 吴旻

Folk Belief of Hakka Second Migrants in Taiwan Island

HE Laimei

(Miaoli Community College, Center for Hakka Studies, Taiwan, China)

Abstract: Taiwan, a migrant society, whose ancestor mainly came from Fujian, Guangdong with their guardian gods during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y were localized, they began to build temples to worship the gods, which later became the center of folk belief of Taiwan. Among the Hakka migrants, those who came from Miaoli brought the god of Grandpa Wugu from the Wuhe Mountain; those from Xinzhu brought the belief of Grandpa Yimin in Xipu and built temples to worship in the local place. The Hakka people who migrated to Hualian and Gaoxiong with the belief of Grandpa Wugu and Grandpa Yimin, would went back hometown to offer incense to the ancestral temple, to sweep the tomb and worship their ancestor and to hold ancestral meetings. These practices manife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kka ethnic group: loving their home and never forgetting their origins, cherishing their clan relatives and honoring their ancestor.

Key words: the Hakka culture; folk belief; second migration